

永新的红

■宋海峰

林间燃起的烽火，揭开了永新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。

10多天后，永新工农暴动队与宁冈、安福、莲花等县的农民武装汇合，手持鸟铳、大刀，向着永新县城进发。县城外，溪涧回旋，云雾缭绕。暴动队伍沿山道潜行，最终攻克城池，营救了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红旗插上城楼，如同惊雷划破长夜。

永新的红，自然离不开三湾的光彩。1927年9月29日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余部，沿着蜿蜒崎岖的古驿道，走进了湘赣边界的群山深处——永新县三湾村。

彼时的部队不足千人，悲观情绪弥漫在深山暮色中。那个秋夜，“泰和祥”杂货铺里的油灯，穿透了山林的黑暗。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，作出了缩编为团、支部建在连上、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决定。

我站在枫树坪那棵枝繁叶茂的古樟树下，瞻仰毛泽东铜像。身旁溪水潺潺，风过树梢，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毛泽东铿锵有力的话语。那句“贺龙两把菜刀起家，我们有两营人，还怕干不起来吗”，至今仍回荡在山谷间回响。阳光穿过浓密的枝叶，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衣衫褴褛却眼神坚定的士兵列队肃立，聆听着革命的宣言。

三湾改编后，这支部队焕然一新，永新的革命斗争也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引。

漫步湘赣革命纪念馆，我的耳畔仿佛响起毛泽东当年的嘱托：“我们看永新一县，要比一国还要重要。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，以应付敌人

的会剿。”

当时，井冈山根据地人口不满两千，产谷不满万担，大部分军粮都要从永新输送。毛泽东曾多次深入永新农村，在田埂上与农民谈心，在农舍里召开座谈会，亲手抓党组织建设、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。

经过毛泽东大力经营的永新，建立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坚实基础。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，最广大的底层工农被唤醒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支持与日俱增，形成鱼水相依、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。

永新的红，见证了龙源口大捷的荣光。站在龙源口石桥上，桥下溪水潺潺，桥身的石板上仍留有清晰弹痕，似乎诉说着1928年6月23日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。赣敌杨池生、杨如轩部5个团进犯根据地，永新的赤卫队、暴动队与红4军并肩作战，山林间的梭镖、大刀与红军的枪炮声呼应。经过激战，红军歼敌一个团，击溃两个团，缴枪千余支。“不费红军三分力，打败江西两只羊”的民谣，至今仍在禾水两岸流传。

湘赣革命纪念馆的资料记载，在1928年7月的“永新困敌”战斗中，红4军31团联合地方武装，阻挡了赣敌11个团的进攻。把敌人围困在县城周围20余天，靠的是永新人民的协力战斗。其间，永新除队员3万余名群众，组织多个赤暴团直接参战外，百姓还自发为红军送饭送水、运输弹药、站岗放哨、捕捉敌探、看护伤员。

在九打吉安战斗中，永新动员数十万群众连续不断地参与战斗。在中央苏区历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，永新人民一面

扩大地方武装，筹集支前资财，阻击来犯之敌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；一面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，奔赴前线作战。

多年后，萧克上将在为《永新苏区志》作序时写道：“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，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永新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”

拗南乡牛田村的青砖灰瓦间，湘赣省委、省苏维埃旧址静静矗立。1931年秋，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。

旧址大厅墙上的地图上，2.8万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令人心潮澎湃。从赣江以西到粤汉铁路以东，25余县的100万苏区人民，将希望汇聚在这里。

1934年8月上旬，红6军团9700多人从这里出发开始西征。留守的红军游击队则在崇山峻岭中，开展游击战争。冰天雪地中，他们以山林为家，用野菜充饥，即便与中央失去联系，仍坚持战斗。

永新的红，是古樟的苍劲，是清泉的澄澈，是革命先烈热血浸染的底色。

在永新革命烈士纪念馆，欧阳洛烈士的铜像目光坚毅。馆内的泛黄手稿与旧物，诉说着他“大丈夫死就死，决不投降”的凛然气节。史料记载，永新仅被迫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8000余人。他们将鲜血洒在革命征途上，让永新的红更加厚重，也让井冈山精神有了鲜活的注脚。

夕阳西下，禾水河畔。我想，永新的红与井冈山精神早已融为一体，如同禾水奔流，绵延不绝；如同罗霄古樟，根深叶茂，永葆生机。



雄关漫道真如铁(中国画,创作于1978年)

亚明作

最后一匹马

■郑重语 李贝贝

打下最后一仗，炮弹就剩这两发了。那是毛儿盖，全连接到命令：向北，过草地。筹粮筹了3天，每人只分到三四斤青稞麦——有的还是从土司粮仓的砖缝里一粒粒抠出来的。出发前夜，连长把全连集合起来，只说了3句话：没路了；后头是追兵；往前，是草地。

天亮时分，他们踏进那片没有烟的水草地。走了两天，已经有战士陷进泥潭没救上来。第三天，炮兵连减员严重，只剩下不到60人和最后一匹马。

那是一匹白马。四蹄粗壮，背上驮着全连最后两发迫击炮弹。湘江、乌江、赤水、金沙江，它都蹚过来了。夺娄山关的炮弹是它驮上去的，土城抬下来的伤员是它驮回来的。炮兵连的兵都管它叫“老伙计”，没人说得清它几岁，只知道从江西出发时它就在。

那天天阴，没有雨。白马不小心陷进了沼泽。

指导员走在最前头，听见身后有人喊：“老伙计”陷进去了！”他回头时，那匹马已经矮了半截，两条后腿没在黑绿色的泥浆里，正往外拔，却拔不出来。

“别动！”连长冲过去，又猛地刹住脚——他面前3米外，泥地上冒着细密的水泡。

“老伙计”不动了。它仰起头，看看连长，又看看围过来的兵，喉咙里滚出一声低沉的鸣咽。没有人说话。

炮兵连原有3匹马。过夹金山时冻死一匹，还有一匹夜里倒在宿营地，再也沒起来。剩下这匹“老伙计”，是全连最后一匹马。

它驮过伤员。三班副发烧说胡话，是它驮了20多里，把人从鬼门关驮回来。它还驮过红小鬼。连里最小的战士叫石头，15岁，两只脚用破布条缠了又缠。他哭出来了，“老伙计”看着他，嘴里发出轻轻的唧唧。

“把炮弹卸下来。”连长说，“踩草甸，当心。”几个战士试着往前挪，解绳子，抬炮弹，脚下的草甸微微下沉，泥水从边缘往上涌。“老伙计”呜咽了一声，泥浆已经快没过它的肚子。

炊事班班长老周摸出了刀。那把刀割过野菜，削过树皮。头一天，老周把仅有的一把炒面留给伤员，自己灌了一肚子水，此刻眼窝深陷，颧骨高耸。他攥着刀，嘴唇哆嗦：“连长……马肉能顶两天。”没有人应声。

泥浆到了“老伙计”的胸口。它喘着气，鼻孔张得很大，呼吸呼哧的。

三班副被人扶着走过来。他的烧还没退，脸上通红，走到离马不远的地方。他看着周班长手里的刀，又看看陷在泥里的“老伙计”，声音沙哑：“周班长，我这条命，是‘老伙计’从鬼门关驮回来的。”

老周的刀悬在半空，落不下去，也收不回来。

泥浆咕嘟咕嘟地响，像是有怪物在吞咽。老周看看马，又看看三班副，再看看周围的战友——站着的只有一半，其余的都躺着、靠着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。

“人重要还是马重要？”老周的声音有些抖。没有人回答他。

石头走过来。他脚上缠着破布条，布条上渗着血。他走到老周跟前，把刀拿过来。石头拿着刀，走到“老伙计”旁边的草甸上。“老伙计”看着他，眼睛里有两汪水。石头蹲下来，把刀插在泥里。“我不

靶心

■朱云龙

军营纪事

我珍藏着一张50环的靶纸，那靶纸还带着淡淡的硝烟味，像昨天刚从靶场上取下来的似的。

那年11月，松辽大地，寒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，像小刀子割肉。新兵营的靶场，却热气腾腾——我们这批新兵终于盼来了实弹射击的日子。头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班长“有意瞄准，无意击发”的叮嘱，像钉子似的钉在脑子里，我默念着直到意识渐沉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集合完毕。靶场上飘着沙尘，远处的胸环靶在灰蒙中若隐若现。趴在射击地线，弹夹卡进枪膛的脆响，在空旷的土地上格外清晰。轮到这时，卧倒、装弹、开保险，这些练了上百遍的动作一气呵成。当右腮贴上枪托，右眼透过视孔对准星时，我的心突然“咚咚”狂跳。

深吸一口气，我尽量稳住心神。眼前的准星像被风吹乱了，晃来晃去。

我咬紧下唇压住急促的呼吸，指尖死死扣住枪身不敢有半分晃动，脑海里瞬间闪过班长平日一遍遍教我的稳枪动作和口诀——沉住气，慢呼吸，准星不晃，子弹才稳。

吃……它驮过我。”

“老伙计”又往下陷了一些。它的舌头伸了出来，耷拉着。它的眼睛始终看着人，那些熟悉的脸上，神情是那么沧桑，又是那么坚定。

连长摘下帽子。“集合！”能站的站，能爬的爬，在三丈外站成一排。躺着的伤员，被人扶着坐起来。

“敬礼——”

所有的人都将手举起。那些手，“老伙计”都认得——照料过它的，牵着它走过山路的，从江西一路与它生死相依的……如今，有的缠着绷带，有的露着骨节，有的肿得变了形……一齐刷举在眉边。

“老伙计”眨了眨眼睛。泥浆漫过它的脖子。它把头仰起来，尽量仰起来，像要再看看战友，又像要再看看走过的路。它的嘴巴最后张了张，却没有声音。它沉下去了。泥浆合拢，“咕嘟”一声，冒了几个泡。

连长站了很久。“走吧。”他说。没有人动。

“走！”他吼了一声，嗓子劈了。石头捡起那把插在泥里的刀，别在腰上。老周背起两发炮弹。三班副被人架着，一步一回头。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走出十几步，石头突然站住，回过头。那个地方，只剩下一个渐渐平息的泥坑。阴云散开一些，夕阳照在上头，泛着暗红色的光。

“老伙计”不在了。”石头说。

“它还在。”指导员接过话，声音很轻，“剩下的路，我们替它走。”

那晚宿营时，战士们挤在一起，背靠着背，谁也不说话。篝火燃着，半明半暗。石头做了一个梦，梦见“老伙计”陷下去时看他的那一眼。他醒了，再也睡不着。夜还长，他就哼起歌来，是江西老家的山歌，娘教他的。调子走了样，词也记不全，就那么哼着。

连长一直没睡。他坐在风口，望着来路的方向。那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他知道，那个地方，有一个泥坑。泥坑下面，有他们的战友。

歌声断断续续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停了。天快亮了。明天，继续前进。

红色足迹

江西永新，位于罗霄山脉中段。

这片横亘湘赣边界的土地，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日起，就被列为“创造群众割据，布置长期斗争”的战略要地。

那天，我踏着晨雾走进这片土地。那些星罗棋布的革命旧址，如火种在岁月中静静燃烧，诉说着“永新红”的生生不息。

北伐战争时期，罗霄山脉的林间小道上，印刻着共产党员欧阳洛、刘真、刘作述等人的足迹。他们穿行在田埂与街巷，把革命的火种播撒进城镇农村。那时的永新，禾水两岸田地里的农民们放下锄头加入农会；城镇手工作坊里的工人们放下工具组建工会与纠察队。反军阀、斗劣绅的呼声，顺着山谷的风传遍湘赣边界，工农运动的浪潮在红壤上翻涌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白色恐怖笼罩群山。永新的共产党人在密林深处找到了方向。他们组织工农暴动队，向反革命势力发起攻击。毛泽东后来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中写下：“暴动队始于永新，原是秘密的，夺取全县以后，公开了……”

阳光穿过澧田镇枫田村的古树枝叶，洒在青石板上。光影交错间，我仿佛听见了1927年7月那场暴动中响起的嘹亮歌声：“枫田工农数百人，列成队伍闹暴动……”枫田村暴动队员和农民们手持梭镖大刀，一举捣毁澧田区公所，营救被关押的农会干部。山

团圆

■边富斌

说：“放心回去陪老人好好过年，别忘了大姐是几十年的老兵了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

除夕当天，赵大姐她们到了马关县城，找到一个离烈士陵园不远的小旅馆住下。得知是来扫墓的烈属，经营旅馆的夫妇俩热情地邀请赵大姐她们一起吃年夜饭。

初一一早，她们便带着祭品到了马白烈士陵园。陵园内干干净净的，有陵园工作人员在清理卫生，也有外地来的烈属在祭拜亲人。“大姑，这么多的墓碑都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们不怕！”小雨拉着赵大姐的手，边走边说。

“大伯伯，我是小雨。我8岁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您，但是我听到过很多您的故事……我一定好好学习……”小雨在赵军生烈士的墓前说了很多话。“他们那么年轻，却不能与家人团圆，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……”小晋很受触动。

陵园内，风过林梢，松涛阵阵，仿佛是历史深沉的回响。

小雨和小晋在大伯的坟墓上捧了一捧土装上，说回贵阳后要撒在爷爷奶奶墓前。

薪火相传的，不仅是血脉，还有守护的誓言。听赵大姐讲，这次来文山，马白烈士陵园的小李、马关县幼儿园的赵大姐以及当地相关部门的同志都给予了帮助，她很感谢他们。

我这次没能陪同赵大姐去看望军生哥，心里有些遗憾。好在有云端相见，看着赵大姐每天发来的视频，我心安了很多。

初三，赵大姐一行回到贵阳。我们约定：等清明再来文山，再来看望军生哥和他的战友们。

感念

去年底，接到赵大姐一家从贵州来文山过年的电话时，我已经订了回河北老家过年的机票。好在赵大姐到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启程，得以见了一面。

赵大姐叫赵军蓉，1970年入伍的老兵，上过前线，打过仗。

每年正月初一，是赵大姐的哥哥赵军生烈士的祭日。

赵大姐的父亲赵琴1939年入伍，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是一位驰骋沙场的老军人。他育有6个子女，先后把5个送上了战场。大儿子赵军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，安葬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马白烈士陵园。当年，有人劝赵琴将儿子的遗体带回贵阳安葬，可赵琴说：“不用了，就让军生在那边安好吧！那里有他的战友陪伴着他。生前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边疆，死后就让他们的英灵继续守护着那片土地吧。”

赵大姐一家人由此与文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40多年来，从贵阳到文山，这条路赵大姐五姊妹不知往返了多少次。10多年前，赵大姐一家来文山，我有幸与她们结缘。之后她们每次来，我们都相聚。

近年来文山的除了三妹军莉、小弟弟军雁外，还多了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小晋的初中生，一个叫小雨的小学生。他们是赵军雁的两个孩子。赵大姐说，她今年72岁了，趁身体还允许，就带着这两个孩子来烈士陵园祭拜逝去的亲人。

回老家前，我和赵大姐把几天的行程捋了一遍。看我操心的样子，赵大姐

春天的心

■王涵

春风不都只是绿的
有时候，它是黄的
从大漠那边赶来
带着亿万粒沙

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

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扑向训练场
扑向迷彩的衣裳
沙粒钻进枪膛
和子弹比着棱角
沙粒爬上脸庞
在年轻的额头上，刻下沟壑
葡萄的时候
身体在沙土里犁出波浪
这春天的土壤啊
不生野草

只种意志和钢
起身那一刻
风沙从身上抖落
迷彩绿被春风淘洗，又鲜亮了几分
我们眯起眼睛瞄准
靶心在沙幕里
越来越清晰——
子弹被击发
像一颗刚刚出膛的
春天的心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679期